

戰時大鼓詞



廿七年十二月廿五日
高昇

戰時小叢書之一

戰時大鼓詞

趙景深作

目次

序	一	三勇士	一八
黃梅興	一	斷橋却敵	二一
閻海文	四	八百英雄	二四
八字橋	八	居庸關	三二
戰浦東	一一	戰南口	三六
姚子青	一四	平型關	三九

序

關於大鼓，我寫過一本「大鼓研究」，但創作的嘗試，却是從這次開始的。回想當年與田漢鼎洛每晚到大世界聽大鼓，至夜深方踏月而歸，情景猶如昨也。

新文學提倡了十幾年，始終只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裏轉，與一般民衆不相干涉。在此抗戰期間，許多作品仍不能傳播到民間去，所以我便試作大鼓，想使得看章回小說或彈詞的人也能夠知道我軍抗敵的英勇，藉以激厲民氣。可惜我不會寫開篇，但把這小書當作唱本來看，大約是可以的罷。

唱本雖有大鼓、彈詞、開篇、蘇灘、申曲、快板、二六等調之分，但



其基本以七字句爲多。看來好像參差不齊，實際只是加了襯字、數板或趕板，除去襯字，仍舊是每兩句來回翻的七七調，所以，倘若南方的遊藝界能夠拿這些篇鼓詞改作開篇、蘇灘、快板、二六之類，刪改或除去不適合的部分，使其不僅僅爲案頭的讀物，能夠普遍地傳播到民間去，增添救亡的工作力量，那更是我的望外之幸了。

趙景深。

黃梅興

表的是智勇雙全黃梅興，

帶領了一連人馬向前行。

衆兵丁來到了愛國女學衝要地，

要把那校內日兵一掃平。

黃梅興命令兵士把學校團團圍住，

一個個都伏在地面不做聲。

那日兵聽說是我國人馬來到了，

只嚇得昏頭昏腦，縮做一團，亂放

機槍數不清。

他們放砲真是不惜工本，

哪能夠打退我軍陣地半毫分。

衆兵丁依舊伏在地上不移動，

日兵當是我軍退了兵。

亂慌慌打開校門要想逃走，

急匆匆只恨兩條腿無能。

茫茫然有如喪家之犬，

危危乎好似釜魚待烹。

這情景早被梅興瞥見，

說到遲，那時快，一聲呼嘯，衆兵

士一個一個爬起身來，機關槍手

溜彈辟辟拍拍聲亂鳴。

只殺得日本矮鬼抱頭鼠竄，

只殺得尸橫遍野喪殘生，

只殺得一個個跪在地上叫饒命，

口口聲聲說，你是大中華，我是小

日本。但求饒命，萬世都感恩。

這一場大戰搶回了愛國女校衝要

地，

只殺得日兵逃得影無形。

衆士兵歡呼如雷動，

黃將軍忙站上土臺訓士兵。

一面又打軍用電話向後方申捷報，

眉飛色舞喜吟吟。

興匆匆，正說到得意處，

不提防詭詐日兵遠遠一炮打中黃將

軍。

哎呀一聲往後倒，

但只見天昏地暗，草木慘淡，大地

也把淚來傾。

從今後黃將軍名標千古重，

留與後人永把英名欽，丹心耿耿照

汗青。

閻海文

中日戰爭捲風雲，
一鳴驚人我空軍。
衆多將士都不表，
單表一位閻海文。
若問他祖貫本是遼甯產，
剛直寡笑衆所欽。
今年纔只二十二歲，
滿腔的熱血滾沸騰。

自從敵人鐵蹄踏破了瀋陽地，
接着是東北失陷，他只得拋家棄產
負笈赴北平。
他咬牙切齒要報那家國仇恨，
時時刻刻掛在心。
眼看着一二八我軍失敗了，
感覺到沒有領空，想守領土萬不
能。

新式戰已從平面變爲立體，

要殺敵必須咱們飛將軍。

因此上壯士去考航空校，

萬人之中榜上奪魁名。

從此得遂平生志，

一心一意學飛行。

睡夢之中還念着長官訓，

橫滾轉，加油門，推機頭，速度

增，按機舵，慢慢行，再用反動

作回覆不暫停。

光陰迅速來得快，

幾月之內技術精。

恰遇到上海大戰日軍進犯，

我空軍凌雲作戰顯威能。

十七日我機三架往轟日軍司令部，

這其中就有咱們閻將軍。

三架飛機騰空起，

直飛到千尺以上入層雲。

風馳電掣來得快，

早來到海軍陸戰大本營。

日軍得信驚惶甚，

高射礮聲響不停。

閻將軍想起了東北山河被蹂躪，

想起了自己背井離鄉好淒清。

這一回一定要報仇雪恥，

接連的炸彈向下扔。

四周圍銅牆鐵壁難毀壞，

裏面一齊着火像火盆。

到這時壯士纔揚眉吐氣，

不提防高射礮彈中機身。

閻將軍慌忙架起降落傘，

誰料到竟落在敵軍營。

日本軍中傳一令，

上前包圍要生擒。

壯士渾身都是膽，

忙將手鎗手中擎。

扳動機鈕連幾響，

砰！砰！砰！大發神威打敵兵。

敵兵一個一個應聲而倒，

最後僅存，一粒子彈，太陽穴上，

自擊一鎗，壯士就此把命殞。

消息傳到日本去，

大阪紛紛上新聞。

不單是我國人士齊掉淚，

就連那敵人也把他來欽。

木村毅說起中國已非昔日比，

閻將軍壯烈犧牲，一場大戰，驚天

動地泣鬼神。

正氣浩浩垂宇宙，

壯士英名振乾坤。

八字橋

日本軍閥真蠻橫，
一心要把中國吞。
可憐牠嘴小中國大，
這叫做騎虎之勢，攻既難勝後退又
不能。

上海遍處設陣地，
領事館，小學校，甚至陣地設到牠
祖墳。

八字橋旁邊日本墳山上，
好像是只有些矮樹石碑和土塋。

誰料到裏面安排真凶狠，
機關槍，小鋼砲，樣樣齊全件件
精。

我軍大砲手溜彈，
也難炸毀牠陣營。
一天晚上天昏暗，

我兵一連向前行。

要想拚命衝過去，

敵人砲火異常猛烈，只得向後退了

兵。

有一士兵倒在石碑地，

受傷過重人已昏。

醒來遙聞槍聲響，

方知他自己已在敵人後方存。

想了想：『此番一定要送命，

可是要打死敵人方歸陰！

打死一個剛剛夠本，

打死兩個賺一文。』

兩腿已經難移動，

只得雙手地上撐。

慢慢爬到石墳後，

把槍架在小樹根。

在此便把敵人等，

等了三天敵人影無形。

三天沒有水下肚，

三天粒米不沾唇。

飢餓逼人支不住，

他還一心希望打敵人。

第四天清晨聞聽衝鋒號，

微風吹醒他腦筋。

看看敵兵走得近，

一槍打去，敵兵頓時喪殘生。

愈是高興愈有勁，

再一槍彈，又一敵兵把命殞。

此時我軍乘勝搜索向前進，

忽聽他本錢賺足笑連聲。

連忙把他救回去，

同胞個個把他欽。

要問此兵名和姓：

頂天立地周漢陳，民族勇士永揚

名。

戰浦東

日艦雲屯聚浦東，
紛紛大砲對岸轟，
崩雷駭電來勢驟，
要把我軍一掃空。
大砲轟過五百米，
越過小小一土壠。
這土壠並非天生造，
裏面有我們中華抗敵衆英雄。

日本兵枉費砲彈全無用，
還以爲我軍嚇得退避影無蹤。
大砲轟過兵上岸，
一個個腳踏灘泥向前衝。
漸漸的衝到土壠不多遠，
只聽得土壠之內，機關槍聲辟辟拍
拍響得凶。
日本兵莫名其妙呆半響，

出其不意，猝不及防，腳踏泥地，不及逃躲，一個一個站着性命終。

這一場大戰日兵死了二千幾，

我軍克敵奏大功。

日本軍人人心懷恨，

第二次一心一意打土壠。

大砲都轟在土壠上，

我軍沉著應戰不屈從。

打了半嚮我軍退，

日兵登岸上湧有如蜂。

轟隆隆戰車滾過岸邊地，

呼喇喇衆軍吶喊盡衝鋒。

我軍退過土壠後，

日軍大喜前進好像潮水冲。

爭先恐後踏在土壠地，

一個個如虎如狼不放鬆。

只聽得轟！轟！轟！幾聲響，

地雷爆發四散火滿空。

這土壠就做了日軍墳墓地，

日兵又死了三千在土壠中。

從此後日兵不敢再犯我浦東地，

多虧了咱們智勇雙全，抗敵死戰，

爲國爲民衆英雄。

姚子青

日兵侵滬起戰端，
海陸空軍犯寶山。
我軍誓守孤城內，
忠勇抗敵不畏難。
敵軍要想溝通沿海地，
拚命進攻過海灘。
戰車飛機無其數，
吳淞口一字兒擺開三十六兵船。

兵船裏排砲猛轟震天地，
只打得岸邊泥土向上翻。
步兵趁此上了岸，
個個奮勇爭向前。
我軍聞訊忙準備，
先把城門關得嚴。
大砲猛轟只當不聽見，
單等他步兵衝鋒到面前。

那時間才把機關槍來掃，
手溜彈密集冒火煙。

敵軍屢進屢後退，
損傷了大小將士數百員。

守城的營長姓姚子青是號，
以身許國立志堅。

看看殺到天將晚，
他依舊身臨前敵，奮勇登陣不睡

眠。

士兵說，將軍身體可疲倦，

權且休息把身安。

將軍一聽冲冲怒，

小子昏庸胡亂言。

此是何時還貪安樂，

誰再說話定斬不留連。

他強睜雙目把精神振，

督促士兵守城垣。

只聽得城北華拉一聲響，

原來是城磚土石一齊坍。

將軍忙領士兵挑磚又運土，

頃刻之間把城補完。

看看殺到天明亮，

敵兵增援又幾千。

敵兵將縣城重重圍住，

我士兵前仆後繼飲彈丸。

姚將軍整整守了兩日又兩夜，

他要想帶領殘餘人馬殺出重圍請救

援。

誰知道城門已被敵兵佔，

他只得退守城內地洞間。

指揮着機關鎗隊齊掃射，

只殺得數百敵人把命捐。

我軍作戰雖神勇，

寡不敵衆也枉然。

個個都是英雄漢，

甯爲玉碎不瓦全。

只殺得最後子彈用完了，

全營含笑歸九泉。

姚將軍渾身被血濺，

也犧牲一命歸了天。

可憐他六十老父正思念，

可憐他家有嬌妻望夫還，

可憐他出師未捷身先死，

可憐他父子夫妻不團圓。

大丈夫生在世間死當得其所，

一心爲國忘家園。

他雖然不能安享家庭樂，

那浩浩正氣却長存宇宙間，名垂竹

帛永綿延。

二勇士

勝不驕來敗不餒，

聽我把三位勇士唱一回。

有這麼一天英國士兵來觀戰，

但只見寶山路口把沙袋堆。

這些天來可真是「前線平靜無有

事」，

中日各守一方誰也不睬誰。

每隔一處就有三個士兵守，

日軍屢敗再也不敢把兵催。

合着今天偏有事，

百多個日兵伏地前進賽烏龜。

英兵代捏一把汗，

說是此番華軍定吃虧。

睜眼一瞧果然不出他所料，

兩個華兵卸下盔。

他們倆將盔交給夥伴手，

抬了機關槍座後退逃如飛。

沙袋旁只剩下孤家寡人兵一個，

以一當百真倒霉。

誰知這傢伙會使疑兵計，

他手舉雙盜志不頹。

敵兵當是三兵仍未退，

心裏想：「三個區區小兵有何大施

爲。

只要咱們皇軍到，

馬到成功不必費吹灰！」

一面高興一面忍笑衝過去，

誰料到後面機關槍聲把命追。

只聽得辟辟拍拍連珠響，

驚天動地似崩雷。

敵軍個個呆半晌，

大家全當天神下界，莫名其妙屁滾

尿。

寡人也把槍來放，

只殺得日兵腹背受敵，前仆後繼地

下蹄。

觀陣的英兵恍然大悟，
却原來方纔的兩個華兵，並非逃
命，反是抄到後路把敵摧。

到後來，他連聲讚歎三勇士，
這纔是智勇雙全，視死如歸，青史
永把英名垂。

斷橋却敵

季秋時節月兒彎，
蘊藻浜前蘆荻寒。
大隊日軍在北岸，
我軍據守在浜南。
敵軍死守陳法永不變，
大砲猛轟響連天。
飛機數架如鬼叫，
掩護敵兵攻向前。

怕只怕我軍窺破牠詭計，
忙放煙幕在浜邊。
只在一個時辰內，
敵軍偷渡已數千。
我軍窺破詭計後，
誓殺倭奴不回還。
展開一場大血戰，
只殺得日兵人馬殘。

且不言這邊酣戰無休止，

再表一表中軍把令宣。

萬急命令傳給左勇士，

要他炸斷浮橋到北端。

左崐之奉令來得快，

聳身入水浪花翻。

攜帶許多手榴彈，

猛勇泅進不畏難。

負重游泳常氣喘，

鼓足勇氣向前攢。

愈游愈覺氣力軟，

鼓一鼓勁，大英雄緊緊咬牙關：

『我不炸浮橋不算好漢，

拚死命也要把此任一身擔！』

他依舊賈勇向前進，

游到浜北留神看。

疾如風掃落葉，轟的一聲把橋炸

斷，

迅如鷹隼高飛，倏的一下就往水裏

鑽。

敵軍知曉，浜北槍炮齊向水內放，

朱勇士早已遠遠洄回向南川。

身冒萬險心不亂，

在南岸又擲彈好幾番。

勇士安然上了岸，

精疲力盡把任務完。

浜北敵軍來路斷，

多虧了老左智勇一身兼。

八百英雄

黑煙滾滾冲雲霄，

閘北四處大火燒。

火鴉亂舞飛天際，

一片大地盡枯焦。

我軍雖已退出閘北地，

烈燄之中還留有守土衆英豪。

這就是謝晉元一團八百個，

寧死不退要與日寇見低高。

八百英雄據守在四行堆棧內，

面前是蘇州河水滾滔滔。

隔河便是租界地，

英兵把守在垃圾橋。

這堆棧三面牆壁，對河一面是窗

戶，

水泥鋼骨守得牢。

日本旗遍地插滿像是賣膏藥，

又好似插標賣首隨風搖。

這其中昂然獨立我旗號，

四行屋頂青天白日旗幟扯得高。

對河百姓行經此地齊脫帽，

大家都一心敬仰衆軍曹。

英國兵眼見謝團處絕境，

三面盡是日軍包。

不由地激起同情齊勸勉，

要我軍進入租界把軍械交。

謝團說：「貴軍好意我豈不知曉，

須知道守土有責誰也不願逃。

剩一兵一卒誓爲中華民族求生路，

餘一槍一彈也要與倭寇戰一遭。」

英國兵幾次三番勸告全無用，

八百個英雄依舊要把兵交。

孤堡內只有青豆不堪飽，

臨危不懼，衆軍依舊樂陶陶。

在胸前佩上徽章決死隊，

一心要把倭奴梟。

以死報國早已志立好，

修寫家書訴根苗。

給高堂有的寫給妻小，

士持信一束，潛出貨棧，匍

匐把信拋。

但願拾信的仁人君子把信寄，

一生永感大德高。

廿七正午敵軍大舉向堆棧進，

滾滾而來勢如潮。

我軍忙把機關槍來放，

手溜彈也對準敵軍拋。

敵軍被擊斃七十幾，

只嚇得胆落又魂消。

激戰三時敵軍退，

從此就不敢正眼視我曹。

廿八清晨敵軍在河畔打旗語，

急忙把他部隊邀。

我軍中一兵瞥見拚一死，

手溜長彈縛滿腰。

突由六樓往下躍，

一陣青烟，敵我一同赴陰曹。

不久另有十餘敵軍來進犯，

步槍聲音響得高。

我軍忙用機關槍來掃，

斃敵數人，餘寇嚇得狼狽逃。

隔壁錢業倉庫敵兵也把槍來放，

我軍置之不理瞧也不去瞧。

敵軍三次來犯又敗走，

我軍在窗隙用手招。

敵軍一見逃得更加快，

只恨爺娘少生腿兩條。

隔河英兵哈哈笑，

原來日軍盡草包。

廿九清晨敵機到，

要想投彈把貨棧燒。

我軍連把高射機槍放，

敵機急忙向東逃。

十餘敵人又手中持利斧，

要想把巨廈大門撬。

扼守窗櫺的壯士知道了，

使勁把手溜彈來拋。

四五敵兵應聲倒，

餘兵觀狀倉惶逃。

我軍要想耗去敵子彈，

在窗口用根竹竿把盜挑。

敵軍集中機關槍來掃，

我兵見了笑斷腰。

這一日四次進攻全無用，

不能動我半分毫：

前兩次是在上午天未曉，

敵軍十餘沿牆跑。

使下一條火攻計，

要想在牆角用火油燒。

我軍假裝不知道，

日兵膽怯，伏地而進，活像老鼠怕

狸貓。

看看逼近，我軍就大量寬宏請吃手

溜彈，

日兵忙退，不敢再領這頓好菜肴。

第三次汽艇兩艘走水路，

滿載着機關槍，手榴彈，開進蘇州

河一條。

看看走進四行了，

英兵不許牠過橋。

日軍曉曉不休定要進，

交涉了兩個鐘點汽輪只好往回跑。

英兵不許牠也沒法想，

牠只好氣在心頭怒在眉梢。

汽艇退後步兵又來到，

六十餘人氣燄囂。

我軍沉著來應戰，

彈如雨下打得日兵沒命逃。

遺屍遍地不敢來收殮，

只叫那警犬幾頭拖屍跑。

第四次敵軍十餘再來打，

被殺四五就此不敢把戰挑。

三十清晨敵更狡，

逐漸移動大沙包。

沙包推進兵也進，

一步一步向四行跑。

我軍早已窺破敵人計，

看看來到，就用機關槍來打，手溜

彈來拋。

黔驢計窮改策略。

從西北角上把後路抄。

交通銀行上架起小鋼砲，

把四行擊成四個小洞代效勞。

我軍說：「多謝費心，來得正

好！」

就在這洞口架起機槍把鬼子梟。

夜間九點敵軍又猛犯，

機槍步槍響得高。

又被我軍殲滅五十幾，

不禁凶燄狂發惹了毛。

午夜忙開平射炮，

其聲隆隆震四郊。

每秒一炮不惜本，

一心只想把四行燒。

正在此時蔣委員長密令到，

要我軍退出孤堡到新戰壕。

恪遵軍令，只得忍痛收下國旗全軍

退，

留得此身再上前線立功勞。

楊瑞符掩護部隊傷了腿，

謝晉元最後退出傷了腰。

我孤軍連守四日又四夜，

全世界都稱讚他們氣勢凌雲高。

八百英雄臨退高呼民國萬萬歲，

甯守孤堡不屈撓，青史永把英名

標。

居庸關

惱恨日軍氣囂張，

湯恩伯南口來搶防。

帶領四團兵和將，

要與敵兵戰一場。

東方發白天明亮，

日軍的坦克車隊衝鋒氣昂藏。

一字兒排開三十輛，

車殼盡是三寸鋼。

日兵胆小如驢鼠，

開了車門，出來打仗，一遇我軍，

連忙又逃到車內藏。

我軍連忙轟大砲，

打在車上，紋絲兒不動，依舊滾滾

前進意氣揚。

我軍再用砲來打，

那鐵怪打個轉身還是搖搖擺擺上山

崗。

只要有山溝牠就沿隙上，
衆兵丁都束手無策着了忙。

那時節怒惱了七連連長人一個，

帶領了兩排士兵向前方。

攀上車頭不顧命，

血肉之軀那怕喪？

有的使用手溜彈，

有的對準窗口開手槍。

這一場肉搏奪了車六輛，

車內日兵盡死亡。

第二回日軍又把山來闖，

十個兵丁偷偷偵察看端詳。

我軍七人忙放手溜彈，

沒用的傢伙舉槍就投降。

馬鞍山我軍連守三日又三夜，

不會喝過一口湯。

第四連殺得只剩人一個，

他依舊死守陣地，不愧是個好兒

郎。

還有那機關槍連小班長，
痛罵手下發子太慢不內行。

眼前一個放手被打死，

順手按過槍架就開膛。

一不小心滾跌山坡下，

依舊手抱機關槍。

爬起身來敵人到，

赤手空拳搶來指揮刀兒響丁當。

急急忙忙朝下砍，

兩刀就叫小鬼見閻王。

要說到帶兵的老湯真真是鐵漢，

他只穿襯衣短褲，手指都被烟薰

黃。

自從開戰從未有好睡，

烈日曬得面貌焦黑發油光。

親臨前敵指揮兵和將，

別無他語，只是一句「咱們好好打

一場。」

眼看士兵傷亡盡，

不禁熱淚滿眼眶。

大英雄不該流眼淚，

又從鼻內噎回九迴腸。

四團人馬殺了半月，只剩一團還不

夠，

集合殘餘人馬前進不頹傷。

一夜奪回山三座，

殘兵鎮守居庸多虧咱老湯。

戰南口

中日紛紛把兵交，

四外裏戰煙滾滾動槍刀。

九月初頭秋風緊，

單表南口一英豪。

這南口本處在北平西面，

是一座大山峻且高。

日兵強佔北平後，

它掉轉槍口就把南口奪。

我軍早已點齊兵和將，

同心協力守戰壕。

按着部位排好大炮，

居高臨下守得牢。

日炮攻打多日不見效，

一個勁兒，飛機大炮亂轟亂炸真夠

瞧。

轟了幾天還當我軍都死掉，

慢慢爬來，活像老鼠一步一步上山

腰。

看了看，一個士兵都沒有，

心兒高興，步兒輕鬆，向前衝鋒立

功勞。

不提防左右前後壕溝裏，

跳出弟兄，一聲喊殺，吓得鬼子尿

屁滾流下山逃。

東洋兵連吃敗仗實在有氣，

連放六千大炮發了毛。

弟兄們死守山頭血肉之軀來抵擋，

到後來，一團士兵，一齊殉難，單

只剩下，一個小兵，咬牙切齒，

欲哭無淚，眼睜睜望着同營弟兄

把命拋。

他雖只一人依然不肯退，

一心要把鬼子梟。

瞧了瞧，弟兄留下槍械子彈可真真

不少，

一會兒就要被敵人搶了跑。

他心裏又氣又難過，

把眉頭一縐，就一計上眉梢。

來回不停將那子彈連，

搬到要路引好藥線，單等日兵上來

蹈。

等了許久日兵到，

說時遲，那時快：急急忙忙點上藥

線，轟的一聲天地震動，東洋兵

一個一個都爭先恐後赴陰曹。

這士兵在山頭哈哈大笑，

「却原來堂堂皇軍你也有今朝！」

從今後日兵不敢南口來犯，

咱們這智勇雙全的英雄永把那英名

標。

平型關

日軍板垣稱將材，

帶領萬人殺進來。

取道渾源向前走，

來到蔚縣把陣擺開。

我軍八路指揮名朱德，

副將名叫彭德懷。

他二人本是紅軍勇猛將，

自從國共合作，就把軍隊改編排。

從三原開拔到晉地，

每日疾行百八十里趕軍差。

一路行程來得快，

朱德將軍把計裁：

一營假裝正面去攻打，

另遣大軍左右隘口埋。

板垣軍隊聽說我軍到，

只嚇得心驚肉跳叫：「乖乖。」

久聞紅軍遊擊戰術聲名大，

咱們一定要惹飛災！」

且不言日軍心驚恐，

再表一表紅軍衆英才。

一營軍隊逢到遭遇戰，

詐敗佯輸引敵進層崖。

敵軍一見我軍敗，

大隊湧進喜滿腮，

看看引到伏兵地，

兩旁伏兵，一聲吶喊，左右夾擊，

晝夜圍剿，敵軍大敗，死傷三

千，俘虜二千又五百。

山谷之中，敵軍坦克車隊全無用；

兩軍相接，飛機炸彈也不敢下塵

埃。

我軍大刀隊伍真英武，

敵軍怯弱似嬰孩。

只殺得敵軍個個橫地倒，

只殺得人人中彈向後栽；

只殺得滾滾人頭齊落地。

只殺得滿坑滿谷死屍骸。
這就是平型大勝一小段，

鞏鼓聲中說與列公台。

一九三八年一月初版



戰時大鼓詞

實售一角

著者 趙景深

出版者 戰時出版社

經售處

廣州永漢北路
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戰時小叢書

已出下列三種：

戰

聲

郭沫若著

實售二角

戰時大鼓詞

趙景深著

實售一角

戰時教育問題

楊東蓀著

實售一角

下列各種即日出版：

抗戰中的青年出路

蘇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抗戰中的大眾生活

從九一八到八一三

列寧主義與民族解放問題

抗戰與創造

民衆動員與遊擊戰爭

怎樣寫抗戰文藝

戰時出版社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622B



~~1~~

~~1~~

15

1

1

1